

白刃文集

BAI REN WEN JU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刃文集/白刃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

2002.3

ISBN 7-104-01510-8

I. 白... II. 白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N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9874 号

白刃文集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广州战士报社印刷厂 印刷

40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210 印张 14 插页

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套

ISBN 7-104-01510-8/L.615 全七卷定价:320.00 元



作者白刃
1977年摄于北京

▲1982年作者夫妇
访问香港，在海洋公园留影



▲1982年作者访问
香港，参观赤柱街市。



▲1983年作者在香港与厦门集美校友会代表团于叙别会上。(中立者陈村牧先生，左起白刃、莊重文先生，右一梁披云先生。)



◀作者(右一)陪同老同学老战友前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(右二)夫妇到香港探亲



◀1984年作者在家中接待丹东(安东)广播电视局同志们访问。(作者四十年前是安东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)

▶1985年丹东广播电视局成立40周年纪念，作者应邀去丹东，参观新建设的广播机房。



◀作者为丹东广播电视局题词

▶1985年作者重游旧地，在鸭绿江边留影。





◀1988年作者与菲律宾回国探亲，到故乡为父亲王千宗先生扫墓的兄弟姐妹在坟前留影。



▲1961年作者到泉州参加中国南音学会时，与副会长王今生先生（右）参观九日山盛地。



▲1991年作者回故乡探亲，在永宁镇海石前留影。

▶ 1984年作者出席中国南音学会时，在泉州老君岩前留影。



第五卷

剧本·唱词·诗歌

目 录

云山晓歌·····	1
蓝色的海湾·····	101
莲花湾·····	211
探亲假·····	282
小铁腿长征记·····	307
沉冤记·····	433
好年景快来到·····	481
炮火下的红领巾·····	487
凡僵官·····	490

云 山 晓 歌

电影文学剧本

• 人物表 •

- 田耕山 三十八岁，天云山公社党委书记。
- 龙 飞 二十五岁，天云寨大队党支书。
- 石 梅 二十岁，天云寨大队民兵营长。
- 龙老正 七十岁，老贫农。
- 吴老柱 四十多岁，天云山公社主任。
- 向志红 二十二岁，公社秘书。
- 刘去非 三十岁，公社会计。
- 石保元 四十五岁，天云寨大队副大队长，石梅的父亲。
- 马老连 五十多岁，老贫农。
- 老连妻 四十多岁。
- 小岩子 老连的大女儿，十五岁。
- 山 菊 十八岁，社员。
- 阿 清 二十多岁，社员。

老伯娘 六十多岁,龙老正的妻子。
田芋香 十六岁,田耕山的女儿。
王书记 县委书记,四十多岁。
画 家 四十多岁。
廖老发 五十多岁,富裕中农。
老发妻 五十岁。
二 崽 十八岁,廖有富的二儿子。
马山民 四十多岁,罗杉窝大队长,暗藏反革命分子。
马 候 六十多岁,地主分子。
廖有富 四十多岁,富农分子。
有富妻 四十岁。
银 环 三十多岁,马候的女儿。
男技术员。
女技术员。
南山坳大队长。
野竹坪女支书。
砍柴青年。
男女群众若干人。
幼儿若干人。
几个船工。

序 歌

早春的丽江上。水中映着山峦，树木、村舍、竹林……的倒影。

春风吹皱了江面，吹散了水中的倒影。

水上流进一张白纸，白纸占满画面。

画外音：毛主席说：“穷则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一张白纸，没有负担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。”

随着画外音，白纸上出现了云山风景的速写，出现了片名四个大字：

《云山晓歌》

歌声：天云山，高又高，

白云绕山腰。

猿猴惊心猛啼叫，

飞鸟落山坳。

天云坡，红日照，

壮志比大高。

悬崖陡壁踩脚下，

深山出英豪。

几片白帆通过画面，几只帆船逆流而上。两个年青的船工用竹篙吃力地撑着为首的大木船，老艄公注视着水道，转动舵柄。

田耕山站在船头，眺望着突出在崇山峻岭中的天云山，白云绕着山腰，旭日从山后升起。

近处，苍松古柏，玉林石筍，陡壁悬崖，从田耕山眼前徐徐而过。

坐在船板上的画家，画完一张速写，自言自语：“真不愧是条丽江，太美丽了！”

田耕山望着画说：“美是美，可惜缺点粮食啊！”

画家从他的草鞋、泥腿往上瞧，问道：“老乡，你说什么？”

田耕山指着船舱里的粮食包，说：“每年春天，都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啊！”

画家不解地望着他。

田耕山指着画上的船说：“你这条船要是掉过头来，往山外运粮食就好了。”

画家明白了：“对！老乡，你的话很有意思。”

帆船在夹谷中行进。急流汹涌，在两个突出江面的礁石上，激起浪花。

一个无人驾驶的木排，顺着激流，向帆船冲来。

画家惊呆了。船工慌忙把船撑靠石壁。老艄公急转着舵柄。

田耕山飞快的脱掉棉衣，摘去头巾，跳入水中，向大礁石游去。他敏捷地爬上礁石顶，跳上冲来的木排，抄起竹篙猛撑，排头冲向另一礁石，轰隆一声，江上激起一个大浪，木排在暗礁上搁浅了，排尾擦着帆船。

帆船摇曳，船工猛撑着竹篙，帆船驶过险滩，靠向江岸。

田耕山抱起排上的竹缆绳，拴在礁石上，然后耸身跳进水中。

船工们屏着气息，敬佩地望着江面。画家拿起画笔，画着破浪逆流而来的人。

田耕山游到船边，一个船工拉他上船，另一船工用毛巾给他揩擦，披上棉衣。

老艄公端来一碗酒，说：“喝下这碗酒！”

田耕山接过酒碗，咕嘟咕嘟喝完。

画家说：“老乡，你真英雄呀！我给你画一张像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还要赶路哩！”田耕山背起背篓，跳上江岸，转过身来，挥手告别。

第 一 章

—

田耕山爬上天云山口，放下背篓，拿出毛巾擦汗，放眼望去，远处山峦起伏，脚下云海滚滚，仿佛置身于狂涛巨浪之中。

近处响起一阵山歌：

嘿哟！养女莫嫁天云坡，
天云坡上洋芋多；
白天吃的是洋芋饭，
夜晚盖的是包米壳。

听到这旧调子，田耕山皱起眉头望过去。

砍柴青年在丛林边，在背架上捆着树枝，唱着山歌。

田耕山转向高大的天云山，千仞悬崖，万丈陡壁。轻絮般的白云，飘绕着那八个奇形怪状的钊峭似的崖头，宛如八仙过海。

他把目光转到近处的崖坡，又皱起了眉头。

崖坡上升起一团团的青烟，砍下的枯草树丛吐着一个个火舌。

附近一处烧焦的崖坡上，几个男女农民，正在撒播着包谷种子。

“砍火畚！还在砍火畚！”田耕山痛心地自言自语：“一把刀，一

把火，一把种，千百年来的老习惯，还没有彻底的变过来！”

“一年砍，二年发，三年树木又长大；既省工，又得粮，不错嘛！”那砍柴的青年说。

田耕山瞪了他一眼，指着一处山坡说：“你看！那就是砍火畚的结果！”

那光秃秃的山坡上，露出一块块岩石，一条条沙沟。

田耕山的画外音：“阳雀飞过坡，黄土刮下河，山上剩下光岩壳。你没有听过这民谣？”

“听过。”

“你是那个大队的？”

“罗杉窝大队。”

“你们大队长是那一个？”

“姓马，叫马山民。”

“马山民……”田耕山沉吟着，背起背篓。

“他可是个能人啊！神通广大……”砍柴的青年背起柴架，两人边走边谈。

二

山坡上，崖沟旁，散落着几十间木屋和瓦房。这就是天云山公社所在地——天地寨。

高坪上，一幢石基砖墙的大瓦房，门口挂着“天云山公社”的木牌子。

办公室里，刘去非埋头打着算盘，向志红在听电话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”向志红挂上话筒。

吴老柱从里间走出来，问：“向秘书，哪来的电话？”

“县里来的，王书记说，常委决定田耕山同志到公社当党委书

记,”向志红答。

“什么时候来呀?”

“王书记让他先回家住几天。”

“太好了!”吴老柱高兴地叫着。“老田是把好手啊,他来了,对咱们天云山的工作,会起好作用的。”

“吴主任,听说田耕山同志是你的老部下?”向志红问道。

什么老部下?”吴老柱虽然这样说,也不由露出得意的神态。“我比他大几岁,早吃两天革命饭。土改的时候,我是他们村的工作组长:我发现他斗地主很坚决,又当过矿工,就培养他当民兵队长,后来我当乡长,他是乡文书。老田文化比我高,进步快。所以成立高级社的时候,就调到你们天云山乡当乡党委书记。”吴老柱看一下手表:“向秘书,我到罗杉窝去一下,你给田书记准备房子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三

田耕山从路上往下走,他在道旁拾起一棵茶杯粗细的青钢木,顺手从背篓里取出一把砍刀,边走边削着木条。

田耕山走到一条深涧崖边,望着一百多米深的溪涧里,有一群人在打水,对面陡壁曲里拐弯的岩梯上,有几个挑水的和背水的男女,艰难地往上爬。……

小岩子在对面山上放着牛,唱起山歌:

天云山呀天云寨,
吃水不易啊禾难栽。
千步岩蹬十个拐,
嘴咬岩壁爬三台;
扁担上肩无处歇,

只好挺着腰板慢慢挨。

歌声中，一个中年男人挑着水担，冒着汗珠，一步步往上爬。一个青年妇女背着水桶，喘着粗气跟在后面。一个老汉背着两个水葫芦，爬了几步，停下歇息，望着陡壁摇着头。

田耕山到溪涧边，他用双手捧水喝，又解下毛巾洗完脸，踏着块石跳过小溪，爬上陡壁的岩蹬。

龙伯娘背着背篓，困难地往上爬，她不时用手抓着岩壁、攀着石蹬。

田耕山快步赶上去，从她背篓里取出两上水葫芦，放在自己的背篓里。又把削好的锹把给她当拐棍。

爬到夹谷顶岸，龙伯娘拉住田耕山，从他的背篓中取出葫芦，说：“同志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”

田耕山哈哈的笑了：“不认识我了，龙伯娘。”

龙伯娘揉了揉老眼，高兴地叫着：“是老田呀！什么风把你吹上天云山来的？”

“是大东风把我吹上山来的，”田耕山说。

这时候，小岩子又在附近唱起山歌：

天云山呀天云山寨，

几时引水上山来？

大牛小牛饮个饱，

家家户户笑颜开。

龙伯娘：“听见了吧？老田，咱们天云山是个干鱼脑壳，能把水引上山来吗？”

田耕山：“大家多想办法，我看能。”

龙伯娘：“老田，这回上山来，不走了吧？”

田耕山：“不走了。”

老伯娘：“好，好！老田，得空上我家玩，我那老头子常念叨你啦！”

“龙老伯还结实吧？”

“结实着哪，整天闲不着！”

四

龙老正对着临窗桌上种着秧苗的大破盆，仔细观察着，看到龙伯娘背水回来，忙说道：

“快，快，秧苗正渴着呢！”

龙伯娘递给他一个水葫芦。龙老正打开盖子，往秧盆里倒水。”

“省着点！”老伯娘说：“滴水贵如油，你却天天在浪费！”

“怎能说浪费呢，这是科学实验啊。”

“实验，实验，三年了，得了那几粒稻谷，喂家雀还吃不饱。”

“别小看那几粒稻谷，老话说，一粒下地，万粮归仓啊！”

“种在盆里当个景儿瞧还好看，种下地还有个活的？水稻，水稻，无水是胡闹。”

“大家多想办法，就能把水引上山来。”

“对了，刚才老田也这样说。”

“老田，是那个老田？”

“是你常念叨的那个。”

“是田耕山？他来了？”

“他回来了，说不走了。”

“那……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五

田耕山走到公社的门口，看见那块“天云山公社”的木牌有点